

在剛過去的聖誕節，我第七次去泰南。頭四次是去短宣，後兩次分別是帶我的家人和 Winnie 的家人去探初出工場的 Winnie。事實上，Winnie 在泰南長宣已將近五年，我未曾正式用一個短宣隊員的身份，去觀察這個我們差出的宣教士。在這次短宣的最後一天，我跟她說：「面對妳時，我肅然起敬！這份敬意，跟我最初到泰南短宣，認識阿忠那些資深宣教士時的感覺，一模一樣。」

看著聽得心花怒放的她，我再補充：「這不是恭維的話，而是因為我很久沒來這裡短宣了。我真意想不到，幾年之間，妳已成長了那麼多，能真實以宣教士身份，帶領短宣隊，服事泰國人了。」

這份對 Winnie 的新鮮感覺，莫說是她，連我也十分希奇。原來，我只認識香港的她，不認識泰國的她，這兩個她是非常不同的。

在泰國的 Winnie，是一個牧者。她認識每個跟進中的羊，知道他們不堪的過去，又知道他們怎樣從貧窮的家境、紛亂的關係、沒有自信的人生中因經歷被愛而走向光明。她投放極多時間和心力牧養羊群，我們在網絡中時常看見她飲飲食食，飯局背後的一幕，是她被眾多青少年簇擁著，太多人在她面前能輕鬆自在吐露心聲，並體驗一段可能是人生第一次經歷的真實關係。從初相識到接納肯定再到賦權展能，她已被磨練至知道何時收緊何時放手，何時要多見一次面何時要把握一次面書傾談……她牧養泰國青年人那份專業，震懾了我。這是在泰南的她，是你要到當地，才能立體看得見的那個她。

在泰國的 Winnie，是一個宣教士。這難道我不知道嗎？沒錯，你要去過當地短宣，才更體會到她是一個宣教士。她們的團隊每年接待二十多隊短宣隊，短宣隊在那裡，宣教士成了他們的倚賴。在這份被需要的感覺中，Winnie 和她的團隊都能知所進退，一方面給予短宣隊足夠資訊，又能保持空間彈性讓短宣隊自由發揮；在合適時機下，也會跟短宣隊分享當地的宣教異象。坦白說，單單透過網絡的宣教資訊或回港述職，你是不能真實認識泰南和 Winnie 的宣教需要；除非你去過她的主場，嗅過她嗅到的空氣、感受她感受的陽光、聽過她即場幫你翻譯泰文、在文化衝擊中被她安慰和提醒，體驗過你對她的倚賴後……你會忽然發現，在你眼前的她，就是那位五年前被我們差出的宣教士，是我們極需敬重和守望的一位同工。

在泰國的 Winnie，是我們的家人。以往的短宣，一天服事完結後，宣教士便暫別短宣隊，回家工作或休息。但今次，接待我們的不是別人，是我們認識的 Winnie。她極珍惜跟我們相聚的時間，選擇跟短宣隊一同晚宿辦公室。最後一晚，我們刻意悉心佈置廳堂，煮了一頓港式住家飯，飯後點著蠟燭促膝長談。短宣隊能跟宣教士天南地北盡訴心中情……這是我參與短宣以來，未曾經歷過的親切感。我很榮幸，我們教會能有這位宣教士家人。

邀請各位，如有機會，一定要到泰南走一趟。跟我們那位成熟了的宣教士家人同心同工，見證服事。